

探索篇

从1919年起在北京京西石景山破土建厂,到2010年“新首钢”一期主体工程全面竣工投产;从北京西郊的石景山畔,到渤海之滨的填海乐土曹妃甸;从北京厂区的8平方公里到曹妃甸的30平方公里,百年首钢实现了历史上最快的一次成长,从“山”到“海”跨越了最辉煌的一步。

随着2010年12月30日首钢在石景山区的涉钢产业全部安全停产,这座建立于1919年的北京的巨头型工业企业也正式告别,变身为数百公里之外的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的首钢京唐公司。这就是受到全国瞩目的“首钢大搬迁”,这不仅是中国钢铁史、也是世界钢铁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说这是一次奇迹并不为过。

不仅仅是搬迁

“从北京到河北,首钢完成的绝不仅仅是一次搬迁。”采访之初,首钢总公司党委副书记何巍这样表述。他告诉北青报记者,“确切地说,首钢的这次壮举是搬迁和产业调整升级的结合,上至国务院的批复文件下到我们公司的具体行动都是围绕搬迁和升级两个核心进行的。”

事实上,首钢搬迁调整是一项涉及国家、地方、企业、职工利益的复杂系统工程,既涉及国家钢铁工业布局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又涉及北京市和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治理和协同发展等一系列战略性工作。也正因此,首钢搬迁调整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十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首钢和京唐公司视察,并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还成立了“首钢搬迁调整工作协调小组”对重要问题直接协调解决,同时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北京市、河北省的大力支持。

更令首钢人欣喜和欣慰的是,去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发表重要讲话,对首都的管理和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重大战略部署。总书记讲话中唯一提到的企业就是首钢,指出“首钢搬迁到曹妃甸就是具体行动。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这既是对首钢全体干部职工最大的褒奖,也是巨大的鞭策和要求!”首钢党委副书记何巍表示,首钢进入河北省发展较早,本身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锋队,这更让首钢人感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时刻,不仅应该在京津冀一体化先锋队的基础上贡献宝贵经验,更应该在区域协同发展上继续有所作为。

搬与不搬的争论

首钢对于北京地区的环境、资源的影响很早就已经被提出,申奥只是把这个问题更明显地摆上了桌面。现任首钢总公司环保部副部长的穆怀明还清楚地记得,早在2000年前后,社会上就有“首钢要不要搬迁”的争论,更尖锐的说法则是“究竟是首钢搬迁,还是首都搬迁?”

不过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成熟,虽然形势紧迫,但把首钢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整个移出北京的论调并不占上风。相反,“搬一半留一半”的折中观点

新首钢：“零排放”工厂的曹妃甸样板

开拓篇

“北京概念”托起昔日小渔村

新首钢是曹妃甸迄今最重要的落户项目之一,但并不是唯一。新首钢也远远不是曹妃甸整体规划这盘大棋的全部,只是其腾飞起步的破局一环。

据曹妃甸区商务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曹妃甸面对的“北京概念”其实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首都转什么样的产业,二是曹妃甸能接什么样的产业。“曹妃甸首先是着眼为首都分忧的工作大局,最大限度地打造首都经济圈产业发展的第二空间。”据了解,除了以曹妃甸之前的规划为出发点开展招商工作外,河北省在全省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定位上也有个谋划,其中曹妃甸主要是承接重化工方面的产业,其中在四大板块方面更加积极地主动承接转移。

曹妃甸的“四大板块”中,首钢只是占据其中之一,对整个曹妃甸而言,未来将形成大钢铁、大炼化、大制造、大港口四大产业布局,新首钢只是“大钢铁”规划中的一个重点项目。

以“大炼化”为例,目前曹妃甸已经被列为国家大型石化产业基地。利用这一机遇,曹妃甸在推进中石化千万吨级炼油项目前期工作的同时,也鼓励北京相关企业到曹妃甸投资化工新材料,特种化学品和材料深加工等石化产业链延伸项目,从而布局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石油化工、煤化工、海水淡化、节能环保等产业项目,全力推进重化工产业升级建设。

像这样的规划还有很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曹妃甸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北青报记者从曹妃甸区委对外宣传局了解到,截至去年9月份,已经有22家世界500强企业、200多家央企国企投资曹妃甸,投资规模超千亿元。据曹妃甸工业区党工委副书记王雪增介绍,京冀签署协议之后,曹妃甸已经接待国内外考察团50多批次,达成合作意向146项。以首钢、北控、华润为代表的央企和京企投资达1446亿元。在装备制造上,曹妃甸依托上汽新能源汽车、华电重工等36个项目,已投产运营或正在抓紧建设。作为国家重化工产业基地,曹妃甸5000万吨炼油、200万吨乙烯、200万吨PX项目也在加速推进。

为人驻企业设门槛拦住污染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深入实施,一大批产业开始从北京启程转移到周边省市。不过由此引发的问题也出现了:京津冀一体化是不是北京在甩包袱?河北的环境会不会受影响?这对于定位于

“我们的车走在路上,盯着导航仪看,我们是在一片蓝色的海洋中前行,就像做梦一样!”现任首钢总公司规划发展部副部长朱启建与同事们至今仍清楚记得当年他们前往唐山曹妃甸为新首钢探路时的情景。由于新首钢的厂址完全是填海形成的,当时还来不及更新的导航仪记录着这里仍然是一片茫茫大海。



河北曹妃甸,首钢京唐钢铁公司冷轧厂成品库,工人正在张贴成品标签

供图/CFP

倒更能服众。所谓“搬一半留一半”,是指按照当时首钢每年800万吨的钢产能削减一半到400万吨。减少一半的产能就意味着减少一半的污染排放,以及减少一半的资源消耗。

不过,2001年的申奥成功,使得“搬与不搬”的争论出现了实质性转折。因为当时首钢的环境治理已列入了中国举办奥运会对世界的承诺。此时此刻,首钢人也清楚意识到“不可能再留在这里了”,也“不可能再拖了”。

事实上,首钢搬迁调整的战略决策经过了科学研究和反复论证。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办奥运成功后不到两年,国家环保总局于2003年4月,在《2003年至2007年北京市环境污染防治目标和对策的意见》中提出:不宜在首都发展钢铁业,应当下决心逐步搬迁首钢涉钢产业,从现在起不再在北京建涉钢项目。这是政府部门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首钢涉钢系统搬迁问题。次日,首钢即提出了初步方案。同年8月,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召开了“首钢涉钢系统搬迁评估会”。之后又经过反复论证比较,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共同协商形成了最终方案。2005年2月18日,国务院批复了国家发改委关于《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

首钢搬迁调整是国家第一个批准钢铁业整体迁出大城市,真正向沿海发展,涉及国家、地方、企业、职工利益的复杂系统工程,在我国和世界钢铁业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涉及到国家钢铁工

业布局调整、北京市和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治理和协同发展,包括北京钢铁业停产、富余人员分流安置,在河北建设新钢厂,北京钢铁停产后的土地开发、新产业发展,首钢历史遗留的外埠厂划转地方管理,同时要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搞好生产经营,多条战线,多项工作同时推进。

“走出去”曾是首钢的自我选择

“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奥运会,面对企业发展和首都环境、产业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形势;面对首钢急需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实现工艺升级、产品换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北京留给首钢的发展余地已经没有了。换句话说,首钢想要在北京继续发展下去,早就已经遇到瓶颈。”首钢党委副书记何巍这样表示。因为从很多年前开始,北京的城市定位已经容不得首钢继续向前大踏步发展。“最多是能够维持现状,这还要看市场竞争态势、环保要求容不容许你维持,继续做大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他概括。

事实上,这种形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显露出来。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首钢就已经在开始谋划“走出去”的战略。在首钢干了整整30年、现任首钢建投公司副总经理的兰新辉就曾经参与过首钢当年多次“走出去”的筹划。他介绍,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钢就曾经把目光瞄准河北,计划在迁安建设一个“迁安大厂”。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迁安大厂”搁浅。

1990年初和1991年,首钢又先后两次在山东

随着百年首钢横跨数百公里搬迁落户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这个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立即成为国内外瞩目的城市新星。曹妃甸的“四大板块”中,首钢只是占据其中之一,对整个曹妃甸而言,未来将形成大钢铁、大炼化、大制造、大港口四大产业布局。



地处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新区的首钢京唐公司是国内第一个临海靠港的1000万吨级钢铁企业 供图/CFP

承接重化工项目的曹妃甸来说尤其重要。

事实上,新首钢的落户就为曹妃甸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参考——首钢走了,北京的蓝天多了;但对于河北和曹妃甸而言,新首钢并没有带来污染,相反带来的是一座“零排放”的现代化工厂。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首钢在设计之初就确立了其建厂理念,就是“决不能把脏的东西带到河北”,“建设绝不能是污染的转移”。据北青报记者了解,几年来位于曹妃甸的首钢京唐公司在环保方面的总投入达到了75.96亿元,占建设总投资的11.2%。此外,首钢在河北省兴建的另外两个钢铁基地首秦和迁钢的环保投资比例也都在总投资额的11%至12%,三家企业环保总投资额更是高达139亿元。

说起“零排放”,如今是曹妃甸人最自豪的一点。目前曹妃甸的新首钢已经做到了“内部无废物排放,全部循环利用”,对余热、余压、余气、废水、含铁物质和固体废弃物都进行充分循环利用。

对此,曹妃甸工业区相关人士告诉北青报记者,“其实新首钢的标准也是我们引进所有入区企业的门槛标准。”他坦言,“曹妃甸需要引进更多的企业来推动经济发展,但环境代价我们付不起!”

曹妃甸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企业进入?对此,曹妃甸工业区的相关人士明确表示,“并不是什么样的企业都可以来,必须符合我们的循环经济理念,必须与我们既定的四大板块相衔接。”

他介绍,目前曹妃甸要求进驻的企业必须要通过链型经济把污染降到最小,无论是废水、废气、废渣都要有用处,也就是说所有的污染源都必须能够再利用。同时,通过节能、减排以及这种链式经济也实现了企业运营成本的有效降低。

淡化海水就地取材

说到曹妃甸的链式经济,就不能不提及这里的海水淡化项目。众所周知,炼钢是耗水量极大的行业,水主要用于冲渣、闷渣等流程。按照行业惯例,每生产1吨钢大约需要消耗3吨水。如果按照新首钢每年970万吨钢材的生产规模,其耗水量可想而知。

为此,临近海边的新首钢采用了目前行业内最先进的海水淡化技术“就地取材”,这里拥有目前全国运行规模最大的海水淡化项目,日产50000立方米,是世界首例万吨级海水淡化与发电结合的项目,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目前钢厂内超过一半用

兖州、济宁一带规划“山东大厂”,但两起两落之后,“山东大厂”也未能如愿。

1993年,首钢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与广西柳州钢铁洽谈合作,其间还与江苏徐州钢铁讨论过联合建厂。但半年多后,这些尝试均未能如愿。直到2009年,首钢才以并购方式壮大自身,先后并购重组了水城钢铁、贵阳钢铁、通化钢铁等。

兰新辉告诉北青报记者,当年首钢之所以急于扩张,其实与钢铁行业的特性密切相关。作为重工业的一种,钢铁行业就是规模行业,很多成本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只有形成规模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但当时北京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可能让首钢继续壮大。

北京做减法,河北做加法

“虽然当时急于走出去更多的是从企业发展和生产运营的实际考虑,但其实这也印证了北京无论从城市功能定位还是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上都已经不可能再支持首钢有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因环境问题兑现申奥承诺而促进的首钢搬迁,最终与首钢的企业发展是殊途同归!”首钢党委副书记何巍表示,这实际也显示出企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并非矛盾,只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二者完全可以统一。“从这点来说,首钢之变绝对是宝贵的探索。”

申奥成功后,虽然还没有国家层面正式的搬迁调整批复,但首钢其实已经开始自发行动。2003年,首钢先在河北迁安建起了一座200万吨产能的钢厂,成为首钢搬迁的前奏。后来这也成为首钢搬迁曹妃甸的中转站和练兵场。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应用于曹妃甸首钢京唐公司的高新技术都经过在迁钢的多年实验,大大缩短了曹妃甸首钢京唐公司的磨合期。目前,迁钢已经拥有800多万吨产能,已经超过了当年最辉煌时期的北京首钢产能。

而位于曹妃甸的京唐公司,则是首钢搬迁调整的最核心部分,这里不仅融合了当今国际最先进的钢铁制造技术,同时也是极具生态的现代化重工业园区。在这座30平方公里的厂区内,流程紧凑、装备智能的高效生产线有序运转,成品可直接通过成品码头运达世界各地。“绿色生产”是厂区的一大特色,生产排放的污水、钢渣等废弃物全部循环使用;采用先进工艺的海水淡化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热、电、水三联产。难怪原冶金部副部长殷瑞钰院士评价“这就是钢铁行业的‘梦工厂’!”

其实,和老首钢的一些数据对比就能感受到新首钢的高效率,朱启建介绍,当年北京老首钢厂区总共有5个高炉、三个炼钢厂、十几条冷轧生产线,可以实现800万吨的产能;而曹妃甸的新首钢共有2个高炉、一个炼钢厂、两条热轧生产线就可以实现近1000万吨的产能。而更关键的是,之前首钢从来没有生产过高品质的薄板产品,但目前新首钢已经实现了板材产品的全覆盖,应用于汽车、家电等重点行业的高端钢材已经全部生产,产品线大为丰富。

一个在北京做减法、在河北做加法的发展战略从此在首钢启动。如今,北京的产能已经减至零,但在河北,拥有曹妃甸京唐公司、迁钢和首秦公司的新首钢目前产能已经超过2000万吨。工艺装备世界一流,节能减排循环利用,高端产品全面覆盖,首钢通过战略的实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文/本报记者 张钦

水来自于淡化过的海水,淡化水成本已经接近自来水价格。按照长远规划,海水淡化项目不仅能满足新首钢的需求,还能向周边城市供水。按照项目规划,当日产量达到280万立方米时,年供水可达13亿立方米,相当于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向北京市的供水!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首钢海水淡化项目其实是曹妃甸在这一新兴技术领域的尝试之一,目前在曹妃甸还有一个专业的海水淡化项目——北控阿科凌。这个从2010年开始动工的项目,使用了目前世界最高水平的反渗透装置,目前已经能够达到日产5000吨淡化海水的产能,淡化水直接进入曹妃甸市政管网使用,有效地实现了商业运行模式。这个大型海水淡化项目建设及商业化运营的示范样板,为海水淡化项目开发探索了新的合作发展模式。

打好“北京牌”勾画“大北京”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如今在曹妃甸工业区北侧已经规划出了100平方公里的北京(曹妃甸)现代产业发展试验区,试验区目前已经进入前期工作。

据介绍,这一试验区将推动北京加工制造业向其转移,引导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船舶海工、高铁零部件、钢铁深加工、通用航空、商贸物流、交通运输、信息服务以及相关配套产业向试验区聚集,形成以高端装备制造等现代化产业为重点的产业集群,使其成为带动曹妃甸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此外,目前曹妃甸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也已在规划,将鼓励中关村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科技园区开发建设机构等以多种形式参与共建产业基地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支持有意愿的中关村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在共建基地发展。

正是为了勾画曹妃甸的“大北京”蓝图,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两年来曹妃甸工业区全部政府部门的干部基本都成了“三五干部”。所谓“三五干部”就是每周只有周三和周五能够回家,其余时间都住在工业区的宿舍里。据工业区一位干部告诉北青报记者,他们的家基本都在老市区,来回一趟不算远也不算近,通常有六七十里。虽然开车上下班时间也不是太长,但为了上下班不牵扯太多的精力,避免一到点儿就得下班往家跑的情况,不使工作出现“接不上”、“断档”,他们基本每周都要有两三天住在工业区的宿舍。“我们现在干部都很足,希望能够在曹妃甸大发展的时候多出些事情!”接受记者采访的很多曹妃甸工业区工作人员都这样表示,但事实上,这背后他们也付出了很多外人不知道的艰辛。

文/本报记者 张钦